汾山的古洞天寺,为道家三十六洞天之一

醴陵仙山公园内的李畋先师殿

地名文化

# 醴陵各乡镇地名缘起趣谈

记录历史 承载文化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一定程度上是本地历史地理面貌、风土人情的缩写。

醴陵,地处罗霄山脉东麓,建制沿革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的楚国黔中郡,现行政区划下辖19个乡镇、4个街道,其命名缘起既与当地自然景观相契合,又与其人文历史密不可分,细细探究起来,也算是饶有趣味,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从这些地名的由来里触摸到醴陵的前世今生。

## 以名人命名

李畋镇是由原富里镇和南桥镇合并而成。李畋是中国花炮祖师。

富里亦然,相传明初此地仅有傅、李两大家族,故名傅李。后有易、潘、何、陈等姓迁居于此,才以同音字改为富里。解放后乡、社、镇均以此命名。

南桥稍有不同,其地本名官窖乡,1952年因忌"官僚"之音,遂改名南桥,在这里,显然"南桥"二字是由"兰溪桥"转音而来。该镇原有一小溪因水流清澈,溪间遍生兰草而称兰溪,兰溪上架一民桥,就叫兰溪桥。湖南口音"兰""南"不分,为了书写方便,当地人将兰溪桥改为南桥。

另一处以人名命名的地名则是左权镇,为纪念抗日英雄左权将军而设,由原新阳乡和仙霞镇合并而成。

新阳因有新阳桥而得名。清康熙年间,该乡有一小溪,因溪流狭窄,不通舟楫,水运困难,乡人就集资开挖一条新河,名新开河。后乡贤李纯在河上建桥,桥在他所在村的南面,命名为新阳桥,并称新开河为新阳河。

仙霞之得名是因为"相传境内岭上有寺庙24所,岭下有宏大的观音庙(现有迹可考),常有云霞护岭,故名仙霞岭"。解放后乡、社、镇均以仙霞命名。仙霞境内,并无高山峻岭,多是低矮的山头,但仙霞岭确高耸可观,据乡贤称常有"云霞护岭"。

以人名命名的乡镇还有均楚镇,境内唐家垅有桥,系清嘉庆六年(1801年),当地乡绅唐徵楚捐款修建,以人名桥,称徵楚桥。醴陵乡音,"徵""均"音近,乡人便称之为均楚桥,均楚也因之得名。遗憾的是,关于唐徵楚其人其事,已湮灭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再不可考。

另还有孙家湾镇,境有孙家湾村,旧多孙姓家族聚居,因姓而成村名,继而为镇名。

## 以著名景点命名

明月镇由原贺家桥镇和大障镇合并而成,得名来源于境内的醴陵第一高峰明月山,此山颇有名,《醴陵县志》载其"峰峦高耸,圆梵如月,故名"。

贺家桥则是以桥为名,相传明朝贺姓在境内建一石桥,名为贺家桥,解放后乡、社、镇便以此命名了。再说大障,其"境西有全县最高峰明月山,前人称为县南大屏障,因名'大障'。"其实,大障镇并不靠近明月山,倒是贺家桥镇就在明月山的山脚下,从镇驻地到明月山顶峰,直线距离不过三四公里,大障镇因明月山而命名,而贺家桥镇却没有,解释只有一个,大障镇是西南乡的乡村重镇,历史悠久,建镇的历史可比贺家桥镇要早得多。

## 以动植物命名

枫林镇是由原枫林乡和黄獭嘴镇合并而成。枫林因枫林市而得名,本为小集市,原多枫林,故称枫林市。遗憾的是,枫林早已砍伐无存,只有少数杂木仍存。黄獭嘴则因其境内"有一山形似黄獭,故名",獭,是一种以捕鱼为食的小动物,毛皮黄色,俗称黄獭,当地人以山形取名,倒是相当形象。

与之类似的还有板杉镇,由板杉铺变迁而来,《醴陵县志》载,"其地多杉木林,店铺均以杉皮当瓦,木作板墙,故名板杉铺"。板杉铺位于醴陵至长沙的古驿道上,醴陵境内就有源门铺、板杉铺、东冲铺、清安铺等,各铺之间相距十华里,叫做"十里一铺"。

## 以物象命名

白兔潭镇,"东濒澄潭江(今河水改道),江中有潭,潭底有白石如兔,名曰白兔潭"。澄潭江为渌水上游的一段,原来从白兔潭镇东南方向流过,现河水改道后,澄潭江离该镇约有1公里。可惜的是,"白石如兔"的自然物象已湮没无闻了,只剩下"白兔潭"的地名延传至今。

以物象命名的乡镇还有石亭镇,据民国版《醴陵县志·建置志》记,"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改明制都坊为都境,列石亭之名",又据清同治版《醴陵县志·文艺》录丁德阜《过石亭》诗,"半山棱似削,雄距石亭巅",可知半山之顶,确有一座石亭子。现存的石亭子,是1979年修建的,立在石亭大桥的桥头,依稀可见当年石亭风韵。乡、社、镇均以此命名。

还有泗汾镇,亦以物象为名,铁水(亦称泗汾河)在其境内一分为四,因名四分,后人于字旁各加三点水,便成"泗汾"之名。现泗汾河因解放后的改造,已成一条河流,横贯该镇东北全境。

## 以河流交汇处和商运码头命名

浦口镇由原王坊镇北部的7个村、居委会和浦口镇组成,因"地处小溪与澄潭江汇合处,故称'浦口'","小河入江处叫浦口",浦口镇的得名,完全符合这种条件。

王坊之得名则是因为"境内一村原王姓聚居,故名王家坊,简称王坊",解放后,乡、社、镇均以此命名。

以商运码头命名的则是船湾镇,由原船湾乡和清水江乡合并而成。船湾本是该乡的一个大的村镇,其地地处铁水上游,河水流经市集,原为谷米码头,来往船只常在此停泊,醴陵方言中,又称停船为湾船,故有"船湾"之谓。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乡以船湾村为中心,成为远近闻名的服装生产基地,其产品远销东南亚,显示了该乡经商的历史传承性。

清水江之由来则得名于铁水支流清水江,因水色清澈而得名,乡、社则以江为名。

## 以神仙传说命名

王仙镇由原王坊镇南部的5个村和王仙镇组成。据《湖南通志(卷十四)》,"王仙山,一名大山,又名王乔山,世传王乔炼丹于此。"又相传王乔在三狮洞炼丹成仙,解放后乡、社、镇均以王仙命名。

王乔为道仙,王乔即王子乔,为有名仙人,古诗十九首中有"仙人王子乔"句。三狮洞至今还在。洞面向东北敞口,洞可容数百人。在洞口旁另有一小洞,可通入洞中阴河,其洞中空间可容上千人。20世纪80年代初,当地乡民开发此洞时,还发现近阴河的洞穴中有石桌石凳,可见先人曾在此活动过,是否是王乔隐居此洞炼丹,也无确证。

## 以佛寺、名胜命名

醴陵有小汾山,为道家三十六洞天之一,近有古洞天寺,是一个历史悠久,闻名中外的佛教圣地。汾山镇之得名即因之而来,该镇原名东堡乡,相传古时有一年大旱,禾苗枯萎,境内独有一泉眼涌出泉水,近处禾苗得救。当地乡民在此处建一台,以保水源,石台似堡垒,又位于县城东郊,故名东堡。

另一个佛寺命名的是东富镇,境内有一佛寺叫东富寺,初建于1816年,原为南联高等小学校址,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7年,毛泽东同志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在此住过3天,还在寺内召开过农运骨干会议和群众大会,并到附近村作调查。1961年将原八里坳公社改名为东富公社以为纪念,以后镇也以此命名。

## 以历史传说命名

官庄镇之得名源于一桩传说中的历史惨案。相传元末兵乱,境内一村庄曾遭血洗。明初,赣粤闽等地移民至此,见到人被杀光、屋被烧光之惨状,因称之为"光庄"。移民以后,人口日增,官绅辈出,始取近音字改称"官庄",解放后乡、社均以此命名。如国民革命时期的政坛风云人物程潜及协助程潜在湖南和平起义的程星龄,都是官庄镇人。

嘉树镇得名也与一桩民间传说有关。相传百多年前,有一良医,因为人治病,奔走四方,未能及时为父治病,返家时,父已病故,他自觉不孝,葬父后,麻衣未脱,跳火焚身。为了悼念他,人们立庙于几棵大蜡树下,称此处为"蜡树下",后人为赞颂他一心为人治病的忘我精神,又将蜡树改称为"嘉树",以示纪念。解放后,乡、社均以此命名。

还有沈潭镇,境内有一石山,山下有一深潭,相传是龙神安居之所,有人曾特制石桌、石椅沉入潭中祀之,故名"沉潭",后讳"沉"改为"沈"便以"沈潭"为名。

(本报综合自醴陵在线)

株洲风物

# 在炎陵,吃绿豆腐

萧学菊

一个星期天,我们去炎陵某林区好友阿倩家作客,同行的阿韵看到路边一棵豆腐柴被人砍倒了,便说:"把这个捡回去将叶子捋下,做些绿豆腐尝尝鲜吧。老一辈的人都会做,是个好东西啊!"

这豆腐柴,乡下人大多知道,很常见。各地方言叫法不同,有的地方又叫观音草,之所以叫它观音草,是因为它除了制作绿豆腐外,还能治病救人。根、茎、叶可入药,能清热解毒,消肿止血,治疟疾,泻痢,痈肿,疔疮。观音草一般生长在当阳的山坳地角,最喜与野南瓜树(也就是我们炎陵西乡说的算盘子树)作伴。

到了阿倩家,阿倩爸爸瞅了瞅阿韵手中的豆腐柴,摇摇头说:"就这点枝叶,做一次绿豆腐太少了。我到前面路边再采一些来。"

他立即在路边折了一丛豆腐柴,我们几个动手把叶子捋下,洗净,放在一个盆子里,用手揉搓,一会儿就出来很多绿色的汁液。阿韵到灶里铲出一些柴灰,用水浸泡,淀清后,用纱布过滤。

我把揉搓好的豆腐柴汁液用纱窗过滤,再与阿韵弄好的柴灰水掺和到一起,却不见豆腐形成,阿倩妈说:"得放在一个地方沉淀一段时间,才会出来豆腐的。"

可想不到的是,我们吃了中午饭,再去看,依然不见绿豆腐形成。

"得再等等。"阿倩妈安慰道。

我耐心地等到晚饭开始前,到屋里端出那个盆子,竟然见盆里的液体变得清淡起来,完全找不到一丁点绿豆腐的影子。看来是我们哪儿弄错了,这绿豆腐做得失败了。做不成绿豆腐,我也吃吃这豆腐柴汁液。反正,豆腐柴原本就可以清凉解毒。

"你可以放一些醋,再加一点白糖。"阿倩妈说。

想不到我在自己的杯中加入一点白醋后,杯底立即出现凝固的豆腐块。我感叹地说:"看来,先前我们是放多了碱性的灶心灰水。加入白醋,把碱性进行中和后,才出现真正的绿豆腐。"

我立即把装在盆中的豆腐柴汁液加入一些白醋,盆底立即出现几块凝胶状的块体。而这些块体,随即被馋相的阿韵吃了。阿倩妈装了一碗豆腐柴汁液,加入一些米酒,碗底也出现块状体,她立即叫大家学她的,加入少量的米酒,大家才尝到了真正的绿豆腐。

做这样的绿豆腐,阿韵的姑妈黄阿婆最会。前不久她在家做的绿豆腐很成功。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乘车往阿韵姑妈家赶,她听说我的来意,连进屋请茶的客套话都省了,立即说:"我先带你到这附近采集些豆腐柴叶子回来。"

出门不远,走到一荒芜地头,黄阿婆手指一处缀满绿红枝叶相间的灌木丛,高兴地说道:"这枝头开白花的,叶子软薄的,就是豆腐柴。"黄阿婆弯腰采撷起来。

豆腐柴叶子采集得差不多时,黄阿婆拿了一小把稻草出来说:"这个可以制作绿豆腐,很多人用的灶心灰,但成功的机率不高。最好是稻草烧成灰后用开水冲泡,散热,这个过滤后的灰水更好。不可以太多,太多的话碱性太强,成就绿豆腐比较难。"

回到家,我们把捣好的绿色汁液,稻草灰水,分别用纱布过滤后,取两份绿色汁液,一份灰水,同时往第三个盆倒,边倒边搅拌,很快,色彩如绿玉,形状如果冻的绿豆腐,就制作出来了。

见我专心地吃着绿豆腐,黄阿婆饶有兴趣地介绍:"这绿豆腐特别适宜厌食、偏食,不易入睡、易惊醒,易感冒,头发稀疏、智力发育迟缓的人吃,对那些学步、出牙晚或出牙不整齐,阵发性腹痛腹泻,X或O型腿、鸡胸的少年儿童也有益处呢。另外,对抽筋乏力,关节疼,头晕等症状的孕妇及哺乳期妇女,贫血及产前高血压综合征,水肿及乳汁分泌不足的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也有特别的疗效。还适用于骨痛、牙齿松动脱落、驼背、食欲减退、消化性溃疡、多梦失眠、烦躁易怒的老年人。"

"哇塞,黄阿婆,你真的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绿豆腐行家啊!"我由衷地感佩道。

如果在城里吃腻了大鱼大肉,家常菜也吃腻了,不妨尝试做做这种有创意又好吃的美食!

文化快评

# 互联网时代还需要查词典吗

杜羽

这几天,当《现代汉语词典》App即将上线的消息传来,没有人感到惊喜,倒是有人觉得它数字化的步子有些慢——如今,网上有那么多的词典、百科,习惯于网络检索的人们,对于纸本辞书甚至已经有些陌生了。相比于其他纸质图书,辞书的数字化、网络化显得更为迫切。

辞书的"互联网基因",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对于网络阅读,人们常常有"碎片化"的忧虑,而辞书恰是由众多"碎片化"的条目组成的,并且也是供人们"碎片化"检索使用的。因为有了数字化,有了互联网,辞书检索变得空前简便:不必熟背四角号码,无须拆解偏旁部首,不用琢磨一个字究竟有多少笔画,只要把那个字、那个词放入搜索框,轻点一下鼠标,古音、今音,古义、今义,例句乃至翻译,都可以同时呈现在眼前。

因为有了数字化,有了互联网,辞书的修订更新也变得更容易。重要的辞书,从《辞海》到《现代汉语词典》,无论是解释古语的,还是收录今词的,大多需要不断修订,有时是修正错误,有时是吸纳新知。对于一部纸质辞书来说,修订周期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几年,如此漫长的等待,到新版问世时,当初的新知有的已变作旧闻了。面对只有10%或20%更新,其余90%或80%原封未动的新版辞书,是否应该再购入一部?读者常常为此纠结。把辞书移植到互联网上,不仅可以实现随时随地的更新,而且可以避免那90%或80%的重复消费。拥抱互联网,改变着辞书的传播生态、编纂生态。早在几年前,《新华字典》就有了App、微信小程序,更早几年,《牛津英语词典》就宣布不再出版纸质版了。

不过,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则是:虽然辞书需要互联网,但互联网需要辞书吗?

通过搜索引擎勾连起来的互联网世界,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库,或许也可以视作一部辞书。虽然丰富无比,但也杂乱无比。即使是去查询规模小一些的网络百科,由于"开放编纂",出于众手的百科词条,也会让你遇到真伪莫辨的难题。当你输入一个关键词,得到成千上万个结果,逐一阅读、辨别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会让你觉得,还不如去查检一部权威、精当的纸质辞书。

将众多看似"碎片化"的条目集纳到一起,无异于对一个知识体系进行描述。在一个知识领域内,如何提炼、筛选词条,如何编排,如何释义,需要具备这个专业领域的素养,也离不开辞书编纂的学问。汉代许慎编纂《说文解字》时,讲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当编者把有"忄"的汉字罗列在这里,把有"艹"的汉字罗列在那里的时候,其实不仅是"分别部居",便于查阅,而且也揭示了那些相同偏旁部首汉字间的相互关系。

唐代的陆德明称赞《尔雅》"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博览而不惑",或许正是精心编纂的辞书之于芜杂的互联网的优长吧。

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带着"互联网基因"的辞书,终于有了互联网这块丰沃的土壤,理应长得更好,长得更快。当互联网辞书这棵大树高耸的时候,生长在它脚下的那些杂草,自然就不会遮蔽我们的视线了。